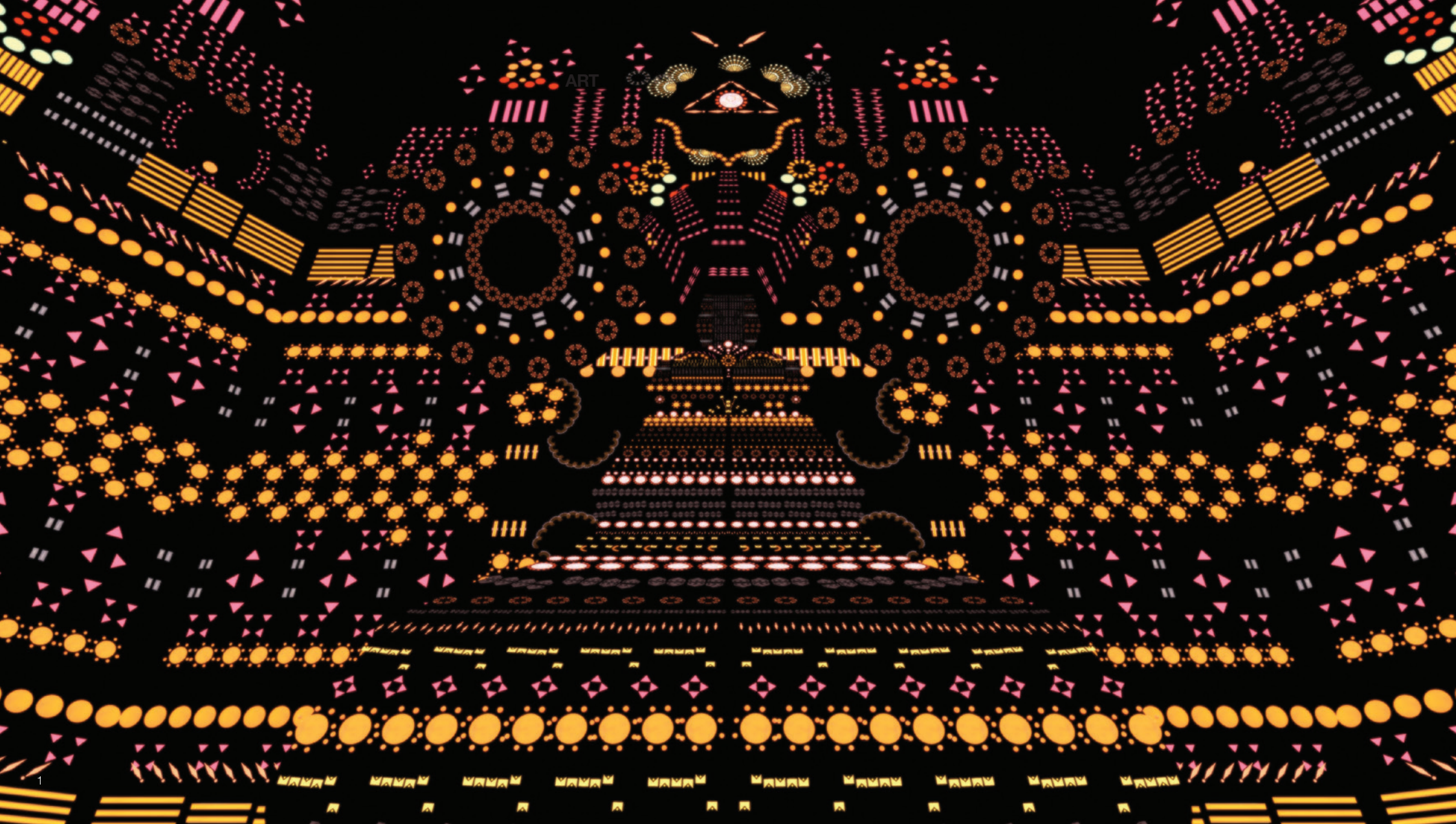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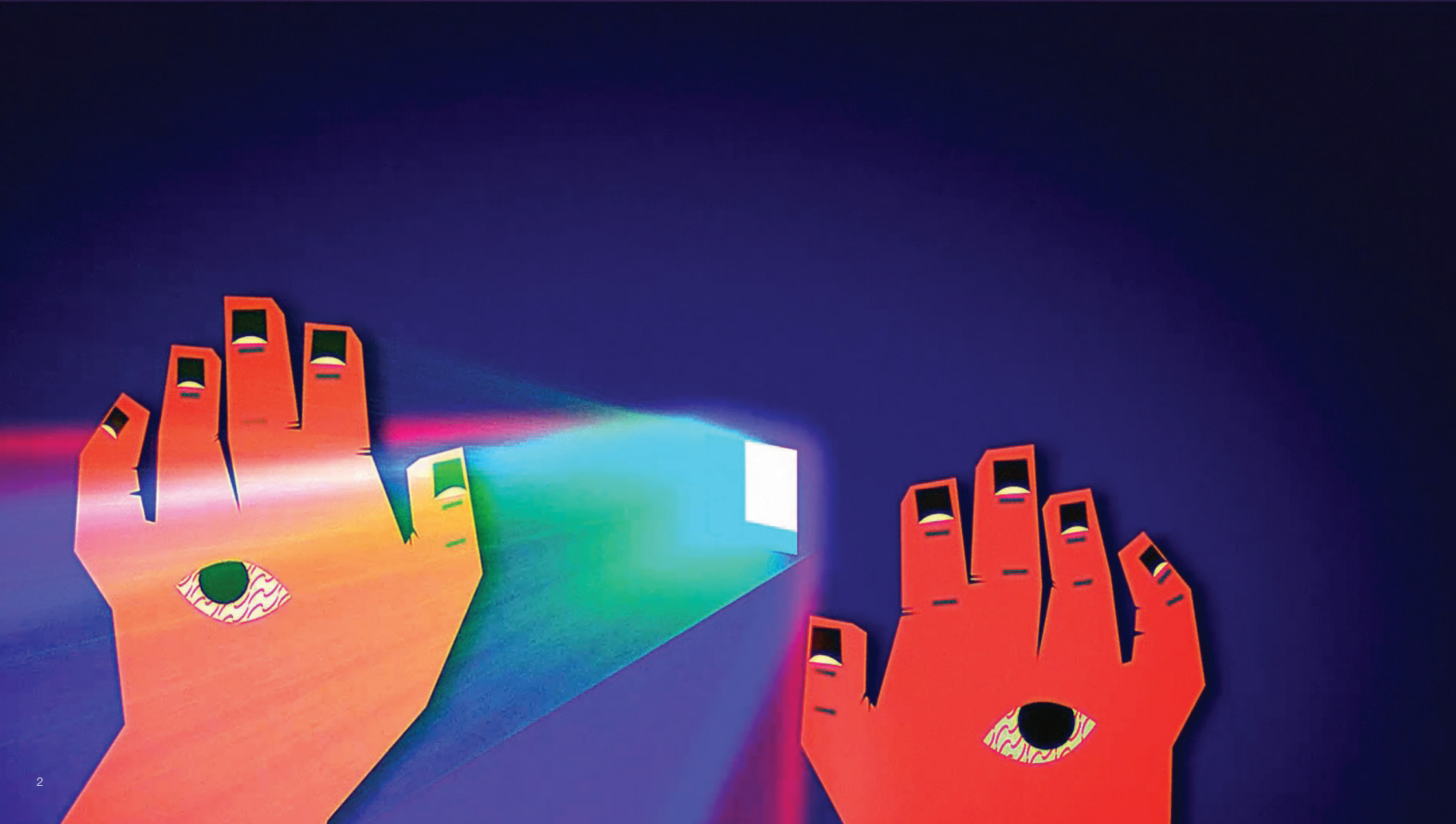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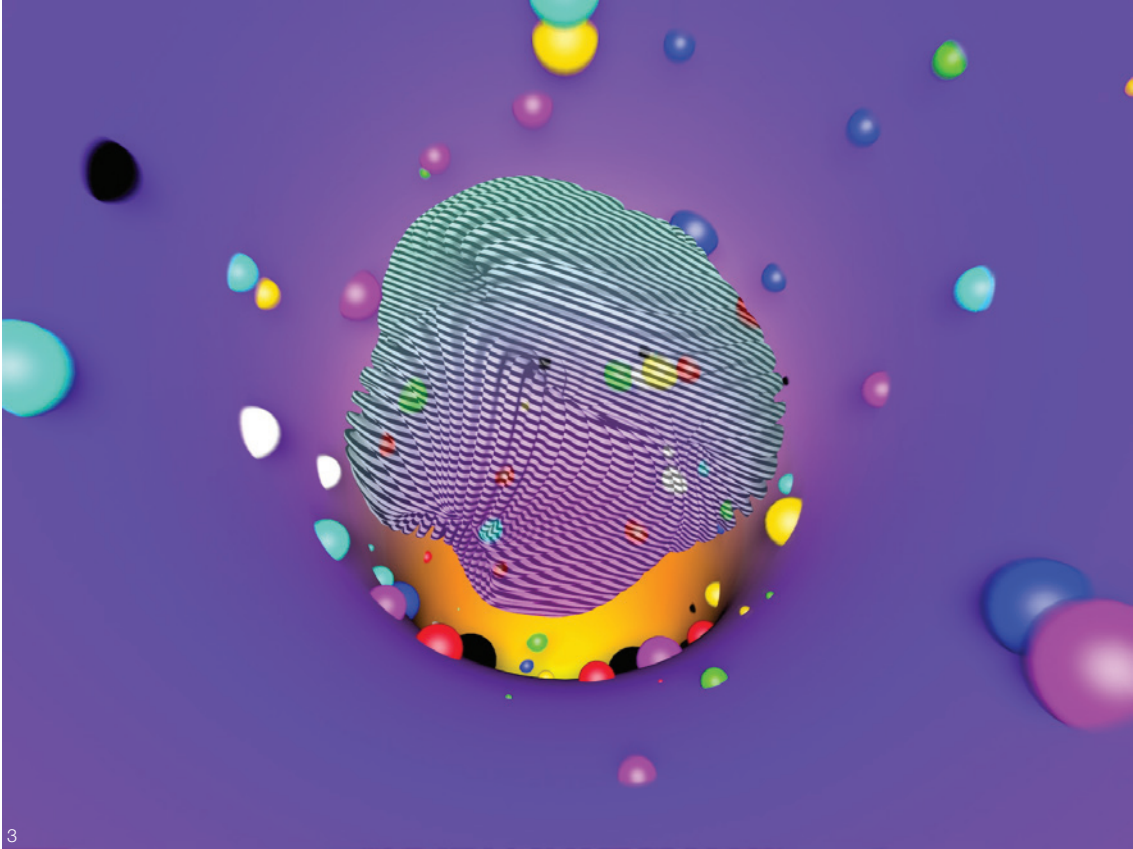
異想動畫

動畫作為藝術實踐

Text by Samwai Lam 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s

所有的開始始於光影，不論是我們身置的世界，還是洞穴的投射。光線被眼睛吸收後，傳送至大腦，經過處理後，物體的形狀、顏色、紋理和動作呈現眼前。從前，魔術幻燈（THE MAGIC LANTERN）的出現迷倒大人細路，鐵箱內擺放一支蠟燭，再在兩旁開個小洞，蓋上覆蓋透鏡，一塊繪有圖案的玻璃放在鏡後。這一刻（大人細路）滿心期待，期待光穿過玻璃和透鏡，圖案投射於牆上、如到魔法降臨一剎。其後，魔幻幻燈投映出來的圖像還能動，出現物換影移的連續畫面。其後，動畫出現了很多個「第一次」，第一部動畫片、第一部有聲動畫片、第一部向電影院發行的有聲動畫片……動畫作為大眾流行媒介，放映形式亦可在畫廊和藝術空間進行。以動畫為主媒介進行藝術實踐的先鋒藝術家，外國首推 WILLIAM KENTRIDGE，中國則是繆曉春、馮夢波等等。同樣以動畫為藝術實踐，以香港為基地的 MAX HATTLER 和黃炳拉闊我們對動畫的認知。





超脱未知空間 MAX HATTLER

眼看以為真，甚至是經典電視劇對白「我對眼就係證據！」，套用於今時今日資訊爆棚的世界，未免過於天真。事實更是恰恰的相反，也許眼看的未必為真，才是現今合適的說法。生於德國的新媒體藝術家 MAX HATTLER 很大機會同意我的說法，至少他的動畫作品大都關於視錯覺 (OPTICAL ILLUSION)。

HATTLER 作品中顯示的幾何排列、重複顯示的圖像不但欺騙觀者，達至魔術似的效果，而且作品本身顛覆了大眾對動畫的認知。主要因為 HATTLER 的作品沒有動畫常見的主角，更遑論擬人化動物、怪獸，他的作品沒有一般既定的敘述。HATTLER 明言，在創作層面，STORYTELLING 不是他特別有興趣的事。他不是做 ABSTRACT ANIMATION 的第一人，顯然地，也非最後一人。早於 20 年代，一班德國藝術家，WALTER RUTTMANN、HANS RICHTER、VIKING EGGELING 和 OSKAR FISCHINGER 尋求實驗電影的突破，非敘述、非演出，似是一堆影像和聲音的結合，看重影像的結構、節奏與光等元素的處理。HATTLER 自小喜歡製作影像，爸爸是音樂家，而他年少時亦運用電腦創作音樂。HATTLER 坦言對動畫 (ANIMATION) 的用語有些保留，因為他自小對動畫沒大興趣。

「當我要決定選科時，便徘徊於兩者之間，到底要做視覺藝術家還是音樂家呢？我讀學士時，接觸到 MEDIA STUDY。其中一個是動畫課程，忽然令我明白到動畫是音樂與圖像的結合。」

「我不太覺得自己有故事想說，反而想創作圖像。一路以來，我一直懷疑自己創作的方法錯了。往往創作的開端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。靈感很 INTUITIVE，也只是一個起點，可能是關於美學的，一邊創作一邊探索。我的作品在不同地方展出，才發現有些藝術家像我一樣。再想下去，其實這才是我創作的方法，如果任何時間都是計劃好的，我很大可能在創作過程、作品未完成前便放棄。」

HATTLER 的作品多脫離日常生活，譬如在《SYNC》中，我們見到長方形、圓形、不規則圖形，不停重複、組裝、分離，又或延伸，好比陀螺，[PURE ABSTRACTION 除去與生活有關的內容，達至幻覺又或精神

性的世界，像人去教堂沉思、冥想，同時又可以類近 SYMBOLISM，放開作品的閱讀性。] SYMBOLISM 是出現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後的視覺藝術和文學運動，拒絕現實的直接再現，偏向多方面的統合，多使用暗示性、象徵性手法，涉及各種思想。HATTLER 認為迂迴的隱喻比起那種直話直說的講故事內容更為有趣，因為世界上太多顯然易見的說明和規條，告知我們應當如何處事、思考、感受。曾在「像素之後：動漫美學雙年展 2015-16」展出的《III=III》嘗試在二維空間進行實驗，通過雙眼競爭 (BINOCULAR RIVALRY)，突破視覺立體效果。雙眼競爭是指進入雙眼的圖像差異，令我們在感覺上產生的視覺現象。創作源起與觀者接收的訊息不一定相等，誰不知「作者已死」的概念？正如 HATTLER 說作品也許帶有沉思、冥想的感覺。但創作過程中卻不一定如此，很大程度取決於創作方式，「如果用 STOP MOTION 的話，也許創作過程有沉思的感覺，但運用電腦創作，四周太多 DISTRACTION。」

同樣有關沉思冥想的作品是《1923 AKA HEAVEN》和《1925 AKA HELL》，兩者都是建基於法國藝術家 AUGUSTIN LESAGE 的畫作。AUGUSTIN LESAGE 分別於 1923 年及 1925 年畫下兩幅同名《A SYMBOLIC COMPOSI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》的作品，畫面出現濃密纖細的筆觸，接近繁瑣結構，並帶有神秘感，不像在凡間出現的任何一個地方。《1923 AKA HEAVEN》和《1925 AKA HELL》的圖像有限度地不停重複擺動，造就了不停延伸的感覺，一個機關後又一個機關。「我頗肯定那（畫作）是 AUGUSTIN LESAGE 在腦中看到的影像。我上載了《1923 AKA HEAVEN》和《1925 AKA HELL》上網，有人留言，作品的動畫正正是他們服用 DMT 後見到的影像。」DMT，又名二甲基色胺 (DIMETHYLTRYPTAMINE)。傳說，人注射過 DMT 後，便能看見超脫生命本質的宇宙真理，超脫未知的空間。

現時是 HATTLER 在香港生活的第二年，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任教，「有時我覺得自己熟悉香港，但有時又覺得自己與香港很陌生。」他的作品多於獨立影展播放，在網上也能看到完整作品。

宣洩快感 黃炳

一個背上長有乳房的女生、與自己鼻子成為好友的禿頭男、迷戀偷窺的毒男……這些擁有近乎奇幻經歷的「小人物」都是黃炳作品的主角。黃炳的動畫充斥鮮艷奪目的顏色，風格強烈。「小人物」的移動類似動態圖片。與其說有任何高科技追求的擬真，黃炳的「平面構圖」是作品中的魅力之處。當然，不少得那些「無厘頭」的敘述。

一切由宣洩開始。黃炳自言自己唔識畫畫，小時候也不太鍾意看卡通片，反而古谷實的漫畫（尤其是《去吧！稻中乒團》之後的作品）、《愛生事家庭》幾得他的歡心。1984 年出生的黃炳，中五會考不夠分，家人怕黃炳百無聊賴，送他去澳洲柏斯留學。「我不是自小立志創作的人。對於藝術、動畫、畫畫零興趣。根本上是不太清楚自己想做什麼。當年，很流行多媒體設計科，而且不用考試，所以便選擇了修讀。」他說在柏斯的多媒體設計課程倒沒有特別教些什麼，互聯網也不特別發達。凡是教歷史、寫文的堂，他都會走堂。「對比於香港的教育，我讀書時真的沒接收電腦硬件操作的知識。試過在舊菲林上逐格畫畫。大學三年級，將近畢業的學期，有位老師上堂播 MV、短片。那時，我看著看著，覺得有點『開竅』。我忽然覺得宇宙很大，簡單的器材、軟件都可以拍一些有趣的作品。」

開竅還開竅，黃炳的創作欲並沒有直接因而爆發。畢業後，眼見在香港讀書的同學直接有工開，他也隨意找了一間平面設計的印刷廠工作。那段時候，他開始在網上寫 XANGA，寫故仔聊以自娛解悶。乳房長在背部的故事——《狗仔式的愛》也寫於那時。「記得在黃竹坑印刷廠上班，返早上 10 點，一星期有四日放晚上 12 點，非常長工時。」回想過來，黃炳認為那段時間其實頗痛苦，但內心躲不過掙扎——「到底覺得辛苦，是否因為自己廢？」好幾次，因為螢幕損壞，他向公司申請換電腦，卻不得理會。直到一次，他放工發現自己視力出現問題，終於捫起心肝要辭職。於是黃炳請朋友從圖書館借來很厚的 ADOBE AFTER EFFECTS 軟件工具書，逐頁做筆記，就連怎樣安裝軟件都做筆記。其後，他膽粗粗拿著作品去 TVB 見工，踏上兩年幾的後期製作之路。

自傳式故事

黃炳一直在公餘時間寫故仔，也嘗試透過畫圖表達自己。他說：「運用很方塊的形式製圖，最開心都是選擇到喜歡的顏色。畫完便放上FACEBOOK，也嘗試用MOTION GRAPHICS的方式製作了《乳粉粉》。」《獅子胯下》則是為本地獨立樂隊NO ONE REMAINS VIRGIN 做的MV。至於第一個比較個人、完整的作品是《太陽留住我》，故事線源於黃炳之前在XANGA 寫下的故仔，關於「我」與鄰居在劏房相處的一個夏天，「我」迷戀鄰居少女的汗味……黃炳陸續將那些動畫作品放上VIMEO，累積了一班讀者群，也將作品投出去參加各種獨立動畫的比賽、影展，《獅子胯下》亦贏得第 18 屆 IFVA 比賽動畫組金獎。《獅子胯下》關於一群想離開卻離不開的人，一段看似無厘頭的情節內藏對地方的情感。

2014 年的香港 ART BASEL 期間，唐納天邀請黃炳為《末日延遲》ABSOLUT 藝術酒吧製作動畫，由此拉闊他對藝術圈子的認識，也將作品從網上平台擴展到裝置。後來，馬容元邀請黃炳參加「M+ 進行：流動的影像」的展覽，交出展覽委約創作《過奈何橋》，繼而便是咩事藝術空間的個展《慾望JUNGLE》。同名展覽更於巴塞爾展邁亞密海灘展會展出。

像世界上任何的事情——有好又有壞。黃炳認為現時創作與以前純粹做動畫最大的分別是多了一點壓力，「我覺得是作品被人解讀的方式改變了，或者是自己未太適應。以前是宅男的創作形式，現時兼顧的事多了，而各方面都有不同意見，過程中都會多發問。因為有時做創作好

像『扶乩』一樣，不停做做做。」

即將於馬凌畫廊舉行的展覽「你要熱烈地親親爹哋」啟發自同名兒歌和朋友的經歷。他的一位朋友面對分手，同時被告知女友懷孕了，「一個有良心的人到底應該怎做呢？因為身體是女友的，而段關係又應該結束。然後，女友消失了。試想想，那個人是否要背負這個『包袱』？又或一直以為自己有個仔？」那一刻，他覺得原來做父親、踏上育嬰的路可以是件很被動的事。「另外，如果你翻查《你要熱烈地親親爹哋》的歌詞，發現歌詞其實幾父權。」

爸爸爸爸，如果我唔錫你，你估會點呢？

（子唱）

如你咁忤逆，小草長不成，

成天黑黝黝，清風立刻停。

（父唱）

「我一直想做一本類近『黃炳童話集』、『黃炳世界兒童佛學』的計劃，類似給小朋友的睡前故事。當然，不是真善美的那種。小朋友的分析力其實是另一個SYSTEM，好像在邁亞密的展覽，小朋友都會圍住睇。大人覺得鹹濕的笑位，小朋友不懂得笑，他們有另一套解讀方法。」

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「我」，無論《太陽留住我》、《狗仔式的愛》以及《憂鬱鼻》都是運用第一人稱，並帶有自傳式的。縱使故事的主角不是自畫像又或代表人物，然而表達的卻是真摯的個人情感，無厘頭底下還是有話要說。無論是黃炳自己，還是觀者，創作後抑或觀看後都有宣洩的快感。

- 1. MAX HATTLER 作品《1923 AKA HEAVEN》
- 2. 黃炳作品《太陽留住我》
- 3. MAX HATTLER 作品《III=III》
- 4. 現場放映 HATTLER 的作品。
- 5. 黃炳作品《獅子胯下》
- 6. 黃炳展覽《你要熱烈地親親爹哋》於 2 月 10 日至 3 月 11 日在馬凌畫廊舉行。

